

警鐘叢書之一

彭桂萼著  
邊塞的軍笛

老舍題

民國三十年雙十節 警鐘社出版

木 書 著 者 詩 集

1. 震聲

2. 瀟江畔的歌聲

3. 邊塞的軍笳

4. 怒山的風嘯

5. 後衛

6. 小喇叭

邊 塞 的 軍 笳

著作者 彭桂學

發行者 邱振聲

出版者 聯鐘社

印刷者 開智公司

經售者 昆明華僑書店

總經售處 聯鐘書店

民國三十年雙十節出版

定價 國幣 一 元 五 角

# 邊塞的軍笳 內容

桂林出版社

吹響了

五槍

軍笳

跨進了戰鬥的第三年

胎動

祖國已快要回春

突破病魔的封鎖線

悵望着高黎貢山

踏上天海路線

南方的秋晨



茶山雞的歌唱

鴨野塘邊開野宴

## 邊城叢書

震聲主編

### 目 錄

- |                 |      |
|-----------------|------|
| 1. 雙江           | 彭桂粵著 |
| 2. 到普思邊地去       | 李文林著 |
| 3. 雲南邊地與民族國家之關係 | 陳碧笙著 |
| 4. 收回雙江猛猛教堂運動   | 震聲編  |
| 5. 一年之雙江        | 李英編  |
| 6. 西南邊城緬語       | 彭桂粵著 |
| 7. 天南邊塞         | 彭桂粵著 |
| 8. 在雙之座特        | 戎戎著  |
| 9. 邊地之邊地        | 彭桂粵著 |
| 10. 五省校概覽       | 震聲編  |

——省立雙師出版——



# 吹響了軍笳

雷石榆

我是個最不願意給人家的著作寫序文的人，一方面由於自己沒有寫這門的資格；一方面由於「序」是長不容易寫的東西：如果偏重好的地方，讀者會罵你「濫捧」，多指摘缺點，著者就埋怨你太刻薄。然而，我也曾硬着頭皮為人寫過兩三篇序，諸位可以想想：當人家誠懇地把作品寄給你，而且謙虛地請你寫一篇有批判性的序文的時候，你怎好推辭呢？

這回又收到彭桂粵同志從很遠的滇邊寄來一冊「邊塞的軍笳」的詩集原稿，他很客氣的要我寫篇客觀地嚴格品評的序文，他的熱情與他的作品的魅力，壯大了我寫這篇東西的胆量。

「彭桂粵」，這已不是大家新近才熟悉的名字了，尤其是雲南的智識界，都曉得他是一個長於抒情詩而又最努力於邊地文化開拓的詩人。

我只知道他的名字，還未有機會和他認識。他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三年前，當我在廣州主編「中國詩壇」時，他常有作品寄來，他的作品洋溢着波瀾壯闊的熱情和富有音樂性的 Rhythm，使我大大被感動。如果說也有讓給人指摘的地方，那不外是有些用語不夠口語化，和表現上尚嫌抽象（即不能具體地表現主題的內容的特質）而已。

然而當我細讀了「邊塞的軍笳」後，却感到他比三年前是進步得多了，而且主題也更現實性更多樣性了。

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戰鬥的緊急關頭，一些腐臭的藝術至上主義者還在開情地花呀月呀，鼻血呀，流水浮雲呀的囈語當中，彭桂芳却以雄糾糾的姿態站在戰鬥的崗位上吶喊：

「牠的墨汁是大家的血汗，  
自衛的列槍是牠的筆桿，

牠的句讀是戰士的頭顱，  
錦綉的山河是他的紙張。  
牠的旋律，  
是長江黃河的呼嘯，  
牠的音調，  
是機關槍和大砲。  
牠脫掉絨美的桂冠，  
戴起硬健的鋼盔；  
搗毀沙侖的琵琶，  
爆出轟天的春雷；  
把每一個中華兒女，  
牽上了戰鬥的崗位，  
煉成了頑強的  
銳利的鋼錐！」

——奉節

我們不但感到雄壯的氣魄與良心的自覺，還看



出真正藝術性的生動的形象，差不多在每首詩中都表現出這種技術洗鍊的工夫的，如

「什麼叫做拂流的崖障？

我們不怕！

我們會匯集全國的涓滴，

變成拍岸的驚濤，

翻捲起

一萬朵銀花，

把牠粉碎成風砂！」

——跨進了戰鬥的第三年

作者是富有澎湃的熱情與飛騰的想像的，但對於現實之真實性的表現，即具象的形象化手法，以及正確的意識形態的過濾等，有時候還嫌不夠，所以這也最容易流於單調的象徵化，如「胎動」，「突破病魔的封鎖線」兩詩是很好的例證。前者是以產母胎生嬰孩的過程來象徵多難的祖國胎育牠的新

生命；但如果以單純的眼光去評他，只感到一個母親的慈愛和對兒子「讓這條白胖的小生命墮落到春的綠野中」的喜悅而已。後者是以個人在痛苦的病狀中掙扎而堅持生的信念活下去來象徵祖國排萬難而前進的硬朗的魄力；這當然比前者實際得多，但差不多四分之三都是描繪病狀的過程，而沒有表現出這「個人」是在怎樣的生活和工作中的人，雖然後節寫出他的英雄思想，也不能叫人深刻地認識和感動的。

從這樣的感情上出發，也產生了抽象化的「祖國已快要回春」，把祖國在「長長的時間裏，他一一直被冬神擁抱着，週身封上了冰霜，寒風按倒他死膚，傷疤，烙滿了額角胸脯和腳趾……」來代替封建殘餘的毒害與帝國主義的屠殺的具體暴虐內容，顯然是缺陷的。不過這幾首詩可讚的地方是能運用熟練的表現與敏捷的想像力。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這集子裏的大部分寫實詩。從那些裏面可以明顯地看出遠在大後方的大邊疆的各種族的人民生活，以及在抗戰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如「悵望着高黎貢山」，「踏上天海路線」，「南方的秋晨」，「茶山鷄的歌唱」，「野鴨塘邊開野宴」幾篇，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這幾篇詩精彩的地方很多，實在不勝枚舉，但爲了盡點介紹的責任，且略舉一二給大家看一看。『茶山鷄的歌唱』是描寫「擺夷」人的生活的，但抗戰開始以後，許多女人就不能和男子過那種勞動的快樂生活了。

「擺夷壯丁留下給女人

一床空冷的寂寞，

她們舂米的棒頭，

再不像從前那麼起勁，

爬在織機上，



也每每悵望前方，  
停止穿梭，  
佇望綠衣人的肩頭，  
担來了他們的苦樂。」

作者非常真實地描出女人的情感狀態，就是很多有智識的婦女也會如此，何況文化落後的擺夷人？但作者接着就予以正確的指示：「然而侵略的戰火，終有一天會燒醒了她們，叫他們知道：是誰，拖走了她們的郎哥？是誰，攪壞了祖國的山河？」

「南方的秋晨」是把平時的南方和抗戰中的南方作對照的描繪，而表示出「保衛南方」的堅強的信念的。「野鴨塘邊開野宴」是暴露封建的糊塗虫，嘴上忠孝，心裏貪饞的滑稽表演。請看作者非常生動的描繪這一面吧：

「祖先還未得開懷暢飲，  
便讓活人圍成了圓圈。」

主人豎起筷子「請」！

客人便把手臂當半徑，

在空中畫圓：

「五金魁首！三桃闕！」

「四季發財！」

「九快得令！」

（中略）

老祖公如死而有知，

一定要翻身而起，

飽以老拳，

罵一聲「逆子！這也叫追遠！」

從這些看來，作者對現實生活的理解，對人物性格的觀察，以及運用這種靈活的表現手法，已顯示出他相當深刻的程度，我希望他在這方面多多努力，未來更健全的收穫是無限量的。

在偉大的民族抗戰中，許些詩人逃避現實，自

在這「堪察加」的地帶，也超然於積極的社會生活的外殼；而彭桂粵同志竟熱情地勇敢地站在戰鬥的崗位上，吹響了軍笛，真羞煞那些傢伙，同時也加強了我們的戰鬥力！

二十九年六月草於雲南晉甯

## 警鐘叢書

彭桂粵主編

### 第一輯

### 目錄

- |              |      |
|--------------|------|
| 1. 邊寨的軍笛（詩歌） | 彭桂粵著 |
| 2. 馬幫（小說）    | 李寒毅著 |
| 3. 時代之歌（詩歌）  | 和集泓著 |
| 4. 迎春橋頭（報告）  | 彭桂蕊著 |
| 5. 滄怒胡笳（民歌）  | 丁屹編  |
| 9. 在山後村（報告）  | 李雷著  |

——警鐘社出版



## 警鐘季刊

一至五期要目

(緬審警鐘社出版)

咆哮起來吧故鄉	震 聲
文藝兵應如何參加戰鬥	彭桂粵
長征吟	丁 屹
我的兵	邱振聲
廖廓山	濺 波
華北在我們手中	蔡國銘
卡瓦痛的春天	彭桂蕊
米貴	雷石樵
站好教化崗位	朱自清
談到寫作	沈從文
作家書簡	郭沫若
開拓南國的文藝荒原	艾 蕪
贈瀾滄江畔的歌者	穆木天
在山後村	李 喬

## 軍笳

挾着風沙，  
撕破雲霞，  
震動昆明湖，  
震動堪察加，  
震動大江東，  
震動天山下。  
這是

大時代的詩歌呀，  
大時代的大軍團裏  
戰鬥的軍笳！

他是革命的血花，  
朵朵開在東亞的天空，  
掛出了燦爛的紅霞；  
他是十字街頭的號筒，

聲聲撞起憤亢的警鐘，  
驚醒了民族的迷夢。  
他的墨汁是大眾的血汗，  
自衛的列槍是他的筆桿，  
他的句讀是戰士的頭顱，  
錦綉的山河是他的紙張。  
他的旋律，  
是長江黃河的呼嘯，  
●的音調，  
是機關槍和大砲。  
他脫掉絨美的桂冠，  
戴起硬健的鋼盔，  
搗毀沙侖的琵琶，  
爆出轟天的春雷，  
把每一個中華女兒，  
牽上了戰鬥的崗位，



煉成了燭蠟的  
銳利的鋼錐！

詩人，  
戰鬥的號兵！  
豎起你戰鬥的軍笛，  
吹吧！  
爲迎接勝利的日子到來，  
你的軍笛，  
要使馳騁過敵人的加農砲，  
賽過敵寇  
轟炸機的馬達！

一九三九，七七兩週年。

## 跨進了戰鬥的第三年

長江

衝出了險阻的三峽，

江南的綠野歡笑着

開出豔麗的鮮花，

這是新中華的象徵，

象徵他——

跨進了戰鬥的第三年

今後的船隻，

將要順流而下？

遍河床

有暗礁夾逆流沖刷，

要麼順流而下，

還得每一個黃黃的子孫，

擲出生命來作抵押！

然而我們決不胆怯，

回望兩年的來蹤，  
那一步不塗遍血跡殷紅，  
那一處不展覽着  
血肉織成的圖畫？  
咬緊牙關挺進吧，  
着挾兩岸的風砂！

哥倫布的帆船，  
終會划進新大陸的海灣，  
十三州的奴隸，  
終會提起反抗的鐵筆，  
寫出了美利加  
新歷史的燦爛光華！  
什麼叫拂流的崖障，  
我們不怕！  
我們會匯集全國的涓滴、



變成拍岸的驚濤，  
翻捲起  
一萬朵銀花，  
把黓粉碎成風砂！  
跨起戰鬥的步伐，  
衝下武漢，  
衝過江南，  
衝進那自由浩瀚的  
波浪滔天的  
太平洋！

## 胎動

熬過兩年的暴雨驚風，  
我的腹腔，  
確已孕下新生的苗種。  
我決不諛語也不發瘋，  
不相信  
請看我的小腹，  
不是由水平鼓成了穹窿？  
而且今天投出個消息，  
他已翻扭着健小的身軀，  
在怦怦的怦怦的跳動！

隨着時間的增長，  
胎兒的成長如浪濤洶湧，  
他忽兒翻筋斗，  
忽兒盪鞦韆，

壓到我身上的肩担、

天比天沉重！

我驕傲的青春被他砥蝕了

豐滿的血漿被他吮盡了。

但我知道「聖母」的榮譽

寫在「苦難」的字典中！

就讓我變成骷髏也吧，

我仍要獻出全身的瓊漿，

孕育他滋長發榮。

眼前的苦難算什麼！

要老命的

還有臨盆時的陣痛！

但是痛苦越達到高潮，

跟着來的

將是血的晶球兒



像瑪瑙石般殷紅！  
 含起母親的喜淚來  
 通過這砭骨的嚴冬，  
 讓這條白胖的小生命，  
 墮生到春的綠野中！

### 著者詩集之一 震聲要目

- 
- 風暴中的號角（序言） 馬子華
- 算還這盤血賬
- 用血寫滿這篇偉大的史詩
- 咬緊牙關吧
- 叫他吞下炸彈
- 投進大時代鐵流中去
- 加強抗戰筆槍
- 在後方
- 野火
-

## 祖國已快要回春

跨進了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  
祖國快要回春了！

祖國，

長長的時間裏，

他一直被冬神撲抱嘴，

週身封上了冰霜，

寒風按倒他死嘴；

傷疤

烙滿了額角胸脯和脚趾，

毛孔被塞住了，

血液快枯竭了，

手縫間紅腫起凍瘡，

（腐朽的細胞，

又在血管裏癱爛，）

而冬神，  
還在得意釋笑着呵！

釋笑由牠釋笑罷，  
可嚇不着我們！  
夾着釋笑傳來的，  
不正是春風的呼嘯嗎？

在塞北的雪原，  
在南國的荒野，  
小草正刷刷的長，  
去綉滿新綠的大地，  
一萬枝柳條舒開臂，  
要牽回失去了的春天！

血火的熬煉，  
祖國的兒女，  
已變成了鋼，



22

有本事撐起翻下來的大廈呀！

來，春呵！

挺起你溫暖的胸膛，

隨着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

快回到祖國的懷裏來罷！

我們迎接你，

用發熱的炮口，

我們迎接你，

用雪亮的槍尖呵！

## 突破病魔的封鎖線

病魔張開垂天的黑翼，  
煽動狂風，  
鋪下了雲翳，  
畫一個圓在我面前，  
佈下封鎖的圍棋。  
罪惡的魔掌，  
扼住了我的七竅，  
橫蠻的菌隊，  
又襲入我全身血管，  
撒開了馬蹄。

日歷一張張揭去，  
我的頭顱壓上了石頭，  
再也無法抬起！  
兩隻腳桿馱不住身子，

應答着心的顫慄。  
無力的雙手  
拖來了沉重的被蓋  
發出迫促的呼吸  
向夢中去撈回健康的身軀。

從昏睡中醒來了，  
死神幾次伸手摸我的眼皮，  
枝頭的黑色鴉，  
正趁空打劫，  
高呼出「不吉利！」  
被蓋成了脫不掉的汗衣，  
我仍和臥榻緊貼在一起！

憤怒燒爆了全身的活力，  
十萬顆白血球，



高舉出抗敵的火炬。  
淌一身戰鬥的血汗，  
叫毛孔突起如山崗，  
栽上如林的戈戟！  
我是大中華的好兒女，  
我要頑強地活下去！

扣緊心愛的人伸來的臂膀，  
我終於突破病魔的封鎖線，  
揮一揮拳頭翻身躍起，  
踏穩南中國的陣地！  
磨亮我的筆尖，  
挑去瘴雨和雲翳，  
讓祖國的天空，  
泛漲起自由的大氣；  
讓我的心旌，  
永遠輝耀着勝利的國旗！

## 悵望着高黎貢山

踏穩高黎貢山，  
你揮出拓荒的拳頭，  
翻捲起怒江的波瀾。  
像霜天曉角，  
像午夜清鐘，  
像轟天砲彈，  
一聲聲，  
震破萬里蠻荒，  
你渾身的血液裏，  
充滿了反抗倔強，  
一顆白熱的火心，  
在你胸膛中跳蕩。  
見了虎豹豺狼，  
你舉起投槍；  
見了新生的花木，

你放射出  
熾微的朝陽。  
一年來，  
爲苦難的祖國，  
你豎起筆槍，  
噴出了  
無聲的炸彈；  
你斑斑的血汗，  
已化作燦爛的虹霓，  
高掛在天南！  
暴日的戰火，  
縮短了萬水千山，  
馳把我們  
拉到同一戰場。  
我會追隨你，  
吶喊搖旗，



吼出了

爭自由的歌唱，

你會為我的「警鐘」，

穿上大時代的衣裳。

滿望着

臂膀扣緊臂膀，

持久鏖戰，

削平深山大谷的坎坷，

讓邊疆永遠照耀着春陽。

誰知更大的使命，

將使你移轉陣地，

你不再「竚立來鳳山頭」，

你快要「擺脫狹關」。

呵，

後方戰地中少了你，

將如肥美的田園裏，

不見了大豆高粱，  
將如暗夜行軍，  
沒有了閃灼的火光，  
將如航行暴風浪中，  
失去了羅盤！  
怎不叫萬千邊民仰起臉，  
長望高黎貢山！  
可是呵，  
大時代的好漢，  
該跨進更大的戰場，  
昆海華山的洪鐘，  
正待你去敲撞！  
你的「晨歌」，  
你的「邊鐸」，  
已隨着怒江的金波，  
永遠在邊荒閃灼，  
永遠在邊荒高響。

去吧，  
 馳赴昆海華山，  
 去建造嶄新的營盤，  
 我願擲出全身血肉，  
 助你搖旗吶喊！

## 著者詩集之二

瀾滄江畔的歌聲      要目

贈瀾滄江畔的歌者（序詩）      穆木天

我們是

流亡之羣

送郎出征

暴風雨中悼海燕

咆哮起來吧故鄉

悼東方高爾基

雲南持久抗戰的營盤

通過了嚴冬



## 踏上天海路線

時間是一枝無情的  
發一下亮，  
牠已滑走了四個春天。  
牠擺出冷酷的面龐，  
用暴力推你們，  
這一羣出窩的乳燕，  
從溫暖的母懷裏，  
推向那遙遠的天邊，  
推向那原始的莽原。  
我知道，  
悵立在母校門前，  
這時正有無端的風暴，  
搖撼着你們稚小的心旌；  
爲了  
那原始的莽原裏，

有虎豹嘶吼怒鳴，  
爲了  
那遙遠的天邊，  
瘴嵐掛起長帆，  
佈滿了吃人的陷阱。  
而你們  
正是剛出窩的乳燕，  
拾兩點黃芽在嘴上，  
一雙柔嫩的翅膀，  
駛不住雲天！  
於是  
你們便像個  
出嫁前夜的閩女，  
明知雙手已拉不住母親，  
却願永遠在娘家的床上酣眠，  
紅着臉，

怕想明宵張着臂兒迎來的

俊俏的郎君！

可是，

大時代叫你們

生長在烽火圈裏，

生長在

萬山叢錯的雲貴高原；

多少人睡在夢中，

待你們去喚醒，

多少田野袒開胸脯，

待你們去耕耘，

多少峇崎坎坷，

待你們去削平！

仙人山在呼喚你們！

騰龍山在呼喚你們！

公明山在呼喚你們！



瀾滄江在呼喚你們！

滾弄江在呼喚你們！

南汀河在喚呼你們！

班洪蠻海的卡瓦俾黑

在呼喚你們！

芒市孟定的擺夷漢曼

在呼喚你們！

萬里長城在呼喚你們！

血泊中的祖國，

民族革命的戰士，

在呼喚你們！

叫你們擲出千萬顆炸彈，

去豎起蠻荒的文化長城！

叫你們揚起長鞭，

揮走邊塞的瘴雨蠻烟，

把新生的種子，！



酒進無邊的原野裏面！  
從荊棘叢中  
踏出路徑，  
從不毛的沙漠地，  
栽起桃李成林，  
撐開線傘，  
把沉醉的笑靨  
露給人間！  
你們再也不必心驚！  
你們再也不應逡巡！  
你們要和戰士出征一樣，  
踏着糾糾的階音，  
握緊施教的鋼鞭，  
從這一座高崗  
走到那一個深澗，  
從那一個壯野

走到這一座山林。  
走到卡瓦面前，  
走到擺夷面前，  
走到漢曼保黑阿卡老尤……………  
各色的原人面前，  
撕開他們的眼睛，  
獻上新中華的畫片！  
因為你們的母親，  
已擠出了甜蜜的乳漿  
把你們喂養了  
整整四年！  
四年的風晨雨夕，  
雪亮的汽燈下，  
晴和的艷陽天，  
她已滴下全身的鮮血，  
為你們預備了陪嫁的奩盒：

胡綿的糖褥，  
桃花色的被面，  
你們要張開翅兒  
變一隻搏鬥穿飛的海燕，  
飛豹飛豹，  
飛上天海路綫！  
飛豹飛豹，  
飛向無窮遼遠！  
在無窮遼的前方，  
有幸福的女神，  
爲你們擺下了康莊，  
吐一口芬芳的氣息，  
路上散滿了花環；  
掛一輪玫瑰色的朝暾在峯頭，  
射出萬縷紅光，  
閃耀着青蔥的小草，

夾着兩岸的垂楊。  
在無窮遼遠的前方，  
有大自然的樂師，  
叫畫眉鳥鼓起了舌簧，  
陪着呢喃的燕子，  
向你們低低歌唱。  
爲了你們燦爛的前途，  
我只有祝福你們，  
一刀割斷了絆腳索，  
向無窮遼遠的蒼空  
展開騰飛的鐵翅，  
去任意翔舞，  
但在起飛的前一剎那，  
我的感情  
却無端拖開了長蔓，  
抽出了回憶的絲，  
從默默的沉思中，



去撈回四載的時光。  
翻開逝去了的書頁，  
嚼一個字，  
像吃下一顆橄欖。  
我想到，  
這兒——  
孕育你們的這座搖籃，  
在從前，  
原是塊原生的處女地，  
征服卡傑的邊野荒山，  
從今日的故壘堆堆  
戰壕裏躡滿了斷瓦頹牆，  
你可以去辨認牠，  
過去的模樣。  
可是四年前的春天呀，  
拓荒的園丁，

把文化堡壘建立到這高崗上，  
他已脫下了古老的皮袍，  
換一身戰鬥的戎裝，  
伸出手臂向四方招，  
招來了你們一羣羣，  
大時代的姑娘與兒郎。  
你們有的來自瀾滄江邊，  
有的來自南汀河畔，  
有的來自卡瓦窟，  
樺黑山，  
一挑書籠担一個新的希望，  
從天海路線，  
踏過三眼井，天生橋，大河灣，  
踏上那賽營盤，  
通過了一場競賽，  
讓自己的名字爬到粉牆上，

飛回一封報捷的家書，  
便把身子交給了學堂。  
大家都是弟兄，  
再也不分夷漢，  
朝着一個方向，  
去耕破學海的洪荒。  
我，一個戰鬥的號兵，  
你們旅途中的伙伴，  
陪着所有的裸婦，  
把喉管當喇叭，  
把教鞭當槳板，  
划動你們熱情的船隻，  
怒吼出鋼鐵的歌唱；  
把粉筆當手榴彈，  
把講堂當戰場，  
教你們擲出臂力，

磨亮了筆槍。

當柔嫩的柳條，

牽來了絢爛的春光，

萬綠把大地偷偷鍍滿

你們在股上開起春花，

優美的前途有三千丈長。

夏天垂一籠霧帳到山頭，

給大家戴上乳色的王冠，

看着跨在太空的天橋，

眼睛給電閃劃得雪亮。

八月的太陽燒紅了高粱桿

玉蜀黍背起了列槍，

你們曾為苦難的祖國，

把救亡的烽火，

燒遍了天南。

黃昏溶盡了歸鴉的翅膀，



嚴冬的女神罷了晚報，  
你們嘹亮的雷聲，  
又捲起風標。  
你們年年月月，  
操演在沙場，  
朝朝暮暮，  
苦幹在窮荒。  
靠着母親的胸膛，  
你們的全身活力，  
正如浪濤飛漲，  
然而時間的手臂，  
已把你們推上天海路線。  
叫你們背起滿箱的嫁裝，  
揮一揮手：「再會吧那賽營盤！」  
從此，  
你們成了隻失舵孤舟，

馳進那茫茫的海洋；

從此，

你們成了晶亮的流星，

散佈到殘破的天上；

從此，

你們成了地丁花的種子，

飛過了南方。

不要怕海裏揚波，

大海子的浪花，

正拍着歡迎的手掌；

不要怕天上寂寞，

天宮打開了大門，

天生橋現出月兒彎彎；

不要怕南國荒涼，

卡瓦山有金銀發亮，

小黑江的進行曲，

唱得多響！

大自然是一部活葉文選，

實社會就是座大學堂，

那裏的乳漿，

比這兒更甜蜜，

那裏的火光，

比這兒更紅亮。

去！

滾進大時代的針氈，

針針見血，

去濺出燦爛的光芒！

想想吧！

你們六十多原頭伙伴，

多少人被命運的魔掌，

從中途牽出了學堂，

只有你們二十三個，

能够鏖戰到最後的時光，  
你們是百煉的金剛！  
是百煉的金剛  
就該變成二十三顆炸彈  
二十三顆炸彈，  
要爆出飛噴的火花，  
在萬里雲南的萬里邊荒  
豎起一道鋼鐵的城牆！  
伸出鐵肩頭，  
一肩担住大後方，  
担負起祖國的興亡！  
不許敵人的鐵蹄，  
踏着我們的壯野山崗，  
扼住敵人的咽喉叫他倒吐，  
叫他吐還我湘江瀘水！  
叫他吐還我開封濟南！



叫他吐還我岳陽武漢！

叫他吐還我南口寶山！

叫他吐還我京滬平津！

叫他吐還我皖贛蘇杭！

叫他吐還我台兒莊！

叫他吐還我娘子關！

叫他吐還我塞北的牛羊驢馬！

叫他吐還我華南的魚米鹽糖！

吐還我松花江邊的山林煤鐵！

吐還我長白山頭的大豆高粱

去吧！

大時代的好兒郎！

去吧！

天南邊塞的英雄漢！

前面有你們的老大哥

開闢了康莊，

後面有如潮的小弟弟，  
撐住了你們的腰桿，  
去吧！

攜起鎗，  
揚起鋼鞭，  
踏上天海路線，  
去守住各人的巔崗！

我們雖然從今飛閃到四野，  
但我們的神經絃索，  
已扣緊了心的連環。  
我雖然沒給過你們多少嫁裝，  
但我要敲打着大時代的警鐘，  
永遠做你們的伙伴，  
震破深山大谷，  
壯着你們的胆。  
直至嘴沿裁遍了鬚襟，

仍要像今天般健壯頑強。  
待血紅的國旗，  
自由地飄揚在祖國的蒼空，  
工作把我們又牽在一起，  
那時節，  
我們再把各人苦鬥的歷程，  
細話衷腸！  
贈別不須眼淚，  
去吧！  
踏上天海路遙，  
揚起鋼鞭，擡起筆槍！

## 南方的秋晨

雞聲撕破了天窗，  
邊塞的河山，  
鍍上了玫瑰色的朝陽，  
一萬道毫光，  
突破嚴寒的封鎖線，  
震得萬彙的身發癢。  
小草伸出筆頭  
偷偷向大地瞭望；  
一陣陣山風走過，  
遍野的薔花翻出白浪，  
不知名的野卉，  
噴吐着芳香。  
蘆葦叢中驚起水鳥，  
晴空萬里，  
掠過秋雁呢喃，



爬上林木蒼鬱的山崗；  
柔嫩的情歌，  
與畫眉鳥此賽着舌簧。  
小孩子牽着祖父的衣裳，  
靠在山牆上烤太陽，  
炊烟從屋角冒出來，  
攪伴着靜恬的大氣，  
籠罩了整個村莊。  
饑餓的火舌，  
雖有時會舐着大眾的肚腸，  
但我們喝着祖國的晨風，  
頭上戴的是自由的花冠，  
身上披的是自由的晨裝，  
燦爛的前途，  
永遠在眼前發亮。

誰說我們

是美是靜，  
是深水一潭。

南方的秋晨，  
誰不說可以當畫圖看？

在往常，  
這幅靜美的畫片裏，  
年青的伙子正悠閒地  
踏着晨光，  
漫入了山腰的霧帶，  
在崎嶇的小路上，  
叱趕着牛羊；  
一縷縷烟圈，  
老在他口邊盪盪。  
採樵的村姑和少婦，  
領起兒童三五，  
攜着籃筐，

不是生活在天堂？

到如今，

耀眼的秋陽，

仍撫摩着邊野荒山，

梳人靈魂的秋風，

仍送來了畫眉鳥的歌唱，

但牧羊人兒不見了，

替換了牠的

是從前烤太陽的老官，

攜起鋤頭到田野去的，

也盡是村姑和少婦，

不再是年青的兒郎。

年青的兒郎，

已經馳赴中條山，

馳赴隨風襄樊，

用血肉配合槍砲，

去捍衛國疆。  
年青的兒郎，  
已相率進營盤，  
高呼「一二三！」  
操演在沙場。  
連遍野的禾穗，  
都射出鋒芒，  
瞄準着前方；  
搆起列槍的玉蜀黍，  
也早實好子彈，  
守衛着紅高粱。  
不讓鬼子的魔手，  
搶去我們的山林煤礦，  
驢馬牛羊；  
不讓鬼子的鐵蹄，  
踏着我們的滄江怒水，



雲嶺蒼山！

誓擲出一切武器

（機槍，大砲，斧頭，鋤頭，大刀，棒棒）

動員全部力量

（算盤，筆桿，壯丁，農民，姑娘，木匠）

保衛中華，保衛南方

誰說我們不能重整河山，

扳蕩這血腥的屠場？

## 戰歌叢書

## 目 錄

- |            |      |
|------------|------|
| 1. 戰歌      | 濶波著  |
| 2. 原野之歌    | 羅鐵鷹著 |
| 3. 無聲的炸彈   | 徐嘉瑞著 |
| 4. 號角      | 穆木天著 |
| 5. 在戰爭中歌唱  | 雷石榆著 |
| 6. 瀾滄江畔的歌聲 | 彭桂粵著 |

——戰歌社出版——

## 茶山鷄的歌唱

茶山雞的嘴上，  
 開出了茶花兩朵，  
 朵朵開在原人的天空，  
 撕破地網天羅，  
 把擺夷婦女，  
 拉出了被窩。  
 她們套上桶裙，  
 舞動喜米的棒頭，  
 合奏出交響樂。  
 樂聲催起了男人，  
 含一隻烟斗，  
 他叱趕着黃牛，  
 從如帶的溪邊走過，  
 喝一口晨風，

雙眼釘着蒼白的大地、  
漫天的雲海裏，  
飄盪起溫軟的牧歌！

時間的箭頭射過天河，  
耀眼的斜陽換上紅袍，  
梭下了西坡，  
茶山雞的嘴上又開出來了  
茶花兩朵！

男人從田野裏拔回了身子，  
讓泥裏的雙腳，  
在嶮崎的小路上起落。  
鑽進了雞籠罩的火塘邊，  
一張嫣紅的倩臉，  
正映着嫣紅的火，  
翻弄那熱氣騰騰的土鍋。  
一團糯米飯下一塊牛乾疤，

驅走了一天的飢餓，  
他又抱起牛腿弦，  
搖到村邊，  
開始另一種生活：  
天空爲他拉開了優美的夜幕，  
掛一盞電燈在樹梢，  
叫大自然的樂師調起七弦琴，  
和着他的弦音，  
伴奏出愛美的音樂。  
投一根磁棒，  
吸來了年青的女郎，  
漆黑的齒縫裏  
吐出「卿卿我我」，  
月光下，  
人影陪着樹影，  
一起兒婆娑。



心中開出萬朵鮮花，  
眼前嵌一個有希望的明天，  
永遠充滿了春天的快樂！

是一股什麼怪風，  
吹拂着祖國的山河，  
吹到邊塞的天空，  
把原人的夢境輕輕刺破，  
肩起自衛的干戈，  
攤夾壯丁留下給女人，  
一床空冷的寂寞，  
蠅們舂米的棒頭，  
再不像從前那麼起勁，  
爬在織機上，  
也每每悵望前方，  
停止穿梭，

對候綠衣人的肩頭，  
担來了她們的苦樂。  
然而侵略的戰火，  
終有一天會燒醒了她們，  
叫她們知道——

是誰

拖走了她們的郎哥，

是誰

攪壞了祖國的山河！

那時候，

牧歌天地的南國，

將處處高奏起戰歌。

聽！

茶山雞的嘴上唱出來的，

不是戰歌？

難道是茶花兩朵！

## 野鴨塘邊開野宴

布穀鳥的嘴裏，  
 叫來了杏花天，  
 汀水旗山的太空，  
 撤去了濃厚的綠雲。  
 大壯山下，  
 野鴨塘邊，  
 一萬枝柳條張開臂，  
 迎來了如雲的士女，  
 賽着南汀河的水流，  
 踏上嫩綠的郊原。  
 一把東洋傘，  
 遮住了芙蓉面，  
 如茵的草地上，  
 搖擺着三寸金蓮。  
 飄雞頭下籠一身長旗袍，

凸出了誘人的曲線，  
白露的藕臂挽着藕臂，  
像一個花圈套一個花圈。  
紳士之羣，  
鼻樑上架着眼鏡，  
這一揮扇子驅走疲倦，  
含在嘴裏的長烟戈，  
權當導引。  
老太婆提一隻籃筐，  
塞滿了課子和黃錢；  
小孩子的手裏，  
牽着紙鳶。  
踏着悠閒的方步，  
他們一步一步向前進，  
登上山崗，



收齊粒起野帳，  
蕩蕩的天際，  
曩起了籃烟。  
一碗涼米線，  
填飽了餓肚皮，  
他們又品着香茗，  
談起閒天：  
有的摸出了情書一束，  
回憶着甜蜜的夢境；  
有的誇自己的丈夫，  
善於找錢；  
有的咒她的媳婦，  
不會孝敬，  
有的膊子淨起了青筋，  
在製造謠言：  
忽時說，  
某家姑娘爲何要剃掉頭髮！

忽時說某家兒子太

白白聰明！

.....

正當他講的偉論發得起勁，

主人已擺開祭品，

在祭獻祖先。

不是祭祖先，

是開野宴！

祖先還未得開懷暢飲，

便讓活人圍成了圓圈。

主人豎起筷子，「請」！

客人便把手臂當半徑，

在空中畫圓：

「五金魁首！三桃園！」

「四季發財」，

「九快得令！」

調得酒地花天，

盤盤碟碟，

（那並沒有獻過老祖公的）

都炒出來獻活祖先！

老祖公如死而有知，

一定要翻身而起，

飽以老拳，

罵一聲「逆子！這也叫遺產！」

臨走把殘湯剩飯潑滿了墳前，

乞丐揮起拐杖

追趕着野犬。

紙灰化作蝴蝶，

飄飛到雲天。

斜陽下，

古道邊，

人面映着桃花面，

雄糾糾

像出征的將士奏凱旋。

歸鴉點點，

從五老峯頭駛來了甜夢，

萬道落霞正泛濺在西天。

## 尾 聲

這是兩年前，遠在卡瓦山寫下的詩歌的一部份。

經過幾番所謂的『手續』之後，能够留下來在這兒的，僅止這書失去了生命，幼稚而微薄的一點點東西而已。

但爲了牠們是大時代中的一点泡沫，我也就無情情深讓牠出見世人。

因爲實踐才是成功的橋樑，「偉大」「成熟」不是空口喊得來的。

承老舍先生題字，雷石榆先生寫序，應在此一併致謝。

一九四一冬，作者于昆明湖邊。